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雜著三

嘉定錢大昕

鄞縣志辯證

文種非鄞人

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其指爲鄞人者始于王厚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鄒鄞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鄞爲越地鄒爲魯地與楚並不相涉則鄞鄒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

云文種楚南郢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是郢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書尙未譌也又攷高氏注吠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是大夫種嘗爲宛令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其爲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載虞翻朱育所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初不列入人物至厚齋始表章之然清容居士厚齋高弟而延祐修志

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明楊實修郡志收入人物沿譌到今頃閱全氏鮑琦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寔字記以證其譌然亦可謂先得我心者并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援古人以爲桑梓生邑子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子覈之則有疑焉越絕

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郵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鏹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郵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贛之手然

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撫拾之書要亦自  
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  
証恐不其然予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  
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皆從邑  
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  
失遂貽粉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王鄞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鄞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  
水底不填築號作鄞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  
傳本元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

無及王鄞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鄞縣自以赤堇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堇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鄞縣而傅會爲王鄞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傅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王脩非鄞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鄞令王脩乾道圖經亦云王脩順帝漢安二年令鄞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塋之今攷會稽典錄但云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

言其爲鄖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脩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脩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鄖令則鄖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脩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燿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脩未嘗爲鄖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攷按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



隔絕無緣卜葬于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卽它山堰王漢寧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有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它山堰爲王元暉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鄆縣治故勾章城卽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直所引之圖經若乾道圖經則云城南二十里據今惟舒直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鄆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攷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

又引里俗細湖頭以實之誤亦甚矣近人又謂王君照引它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疏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它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暉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于元暉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它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卽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爾夫小江湖之與它山本一地也君照剏湖於前元瑋築堰于後相距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

初疏溪爲湖地勢旣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時雖獲灌溉之利未久而卽廢不若元暉之功施千載然其初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

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稱奉化郡矣豈其然乎

賀知章朝英集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攷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或疑卽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季真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

明山人也然攷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尙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已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已是五品清要官兼右丞爲正四品進祭酒爲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爲一人誤矣

孔戣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閩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駁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戣墓誌參互推之則戣之奏罷卽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戣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戣傳云元和九年治信州刺史李位

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戮所奏而徵之狀獨云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戮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戮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鄧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和元年又有明年誤切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大理正徵之下卽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據狀罷於元和九年卽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徵之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

攷之未審也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  
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  
劉巨容傳作塌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  
拔歸授塌橋鎮使成化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  
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  
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清池人攷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



明諸志敘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聞志宋賢傳忽闌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攷范光陽撰張士墳行狀鄞梁撰張遐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顓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顓也顓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聞性道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偽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邦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歿七八十年矣

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卽使慕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蓋出於王氏譜乘聞貢士不深攷而詳載之何憤憤也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間攝倅明州此大誤也攷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

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閒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  
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  
禁錮安得有攝倅之事乎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  
亦未見年月攷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  
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  
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  
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  
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逮遂有  
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  
明白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大觀圖經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脩而郡志但以大觀爲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已散失卽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卽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

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卑乃妄稱觀文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敷文閣但有學士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下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譜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莫寅亮上疏年月

莫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

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元年六月而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

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虔州而諸臣尙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卽在紹興元年六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應遜年幼宗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王次翁墓

聞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  
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攻媿  
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  
側太師卽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黃溥閒中今古錄謂史忠  
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  
攷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  
忠定在政府初未歸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  
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



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豐稷功德院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尚書豐稷請爲功德院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清敏未爲尚書竇慶延祐諸志皆無此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茲院始革爲妙智則知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觀文府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聞氏引紹定辛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

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  
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  
觀文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府不得云觀文府既  
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  
彌遠者亦非是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  
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  
府之事亦是賜字之非彌遠也又攷張端義奏議云辛  
卯融風之變馮櫛王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  
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  
無觀文之稱也

陳曦

陳曦之名不見於宋史實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爲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曦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攷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卽罷而曦乃於紹興八年登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曦爲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爲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四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召拜學士豈非謬乎又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

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爲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  
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  
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  
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  
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寶慶志旣附曦名又  
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不一及之乎且禾  
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  
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曦之官位  
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元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  
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不見槩名卽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禮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

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  
至正諸志楊寶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  
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爲執政之職而  
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  
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  
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  
史非若它官之可冒也據志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  
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仲若德剛寶慶  
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  
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

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買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峇辟監三石橋酒庫旣而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旣而江淮提領趙與峇辟蕪湖

茶官則本堂實無官著作耶之事且與嘗卽指買公田  
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嘗之辟此其不足信  
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簿  
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  
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  
今以文集攷之則著在嵒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  
京簽者臨安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始除通判其謝  
賈太傅啟云幕府屬寮躡躋郡佐端自曲成之造斐然  
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



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  
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桎  
傳又云著爲宋祕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  
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攷本堂四子深淪洵沉無名宓  
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  
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闕百詩  
據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  
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

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閩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涸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譌桷每連席請益似大德初厚

齋尙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謫清容涉筆偶誤爾

蔣曉非蔣猷曾孫

聞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卽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祖樞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山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妄也

袁楠上王深寧書

聞性道志言擢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  
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  
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攷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  
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豐寅初

嘉靖志敘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  
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葢  
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  
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間用父  
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予又攷水

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教諭則寅初未嘗爲  
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  
而皆舊志得毋爲若輩技插所誤邪

王鑿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鑿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  
孔子廟庭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  
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鑿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  
隔越即使鑿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  
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  
用之但孔廟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爲舛以滋後人

之疑故特爲辨之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敕以行九人之中若况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温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奉敕遣之據况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珞卽

一人也珞與况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  
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珞列於况鍾九人之數蓋攷之  
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波知府鄭珞劾中官裴可烈  
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  
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卽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  
化嘉靖志題名有鄭珞無魏恪宣德實錄亦作鄭珞實  
錄又云宣德六年十一月以內使裴可烈在蘇松諸郡  
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十二月內官裴可烈以貪暴  
下錦衣獄死是可烈裴姓非呂姓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嘉定錢大昕

記一

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尚書湛亭李公之所創也

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侯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爲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



纓世胄筮仕南河由郡丞觀察游登開府清白一心始終匪懈平生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勅立書院以爲造士之所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立庭下誨之以有本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公歸道山十餘年

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事乃

申命公子薏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公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 歲有司議

改院爲官廨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拓輪奐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粟主於講堂之左春秋薦黷繫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豈通論乎宜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

譽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勛士可謂知本務矣今薊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擴充之上以昆

聖明棫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所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江淮人士歌誦弗諼而已哉

海鹽縣瑞麥記

百穀皆麗乎土者也洪範演疇穀不在五行之列而虞廷六府穀與五行並稱古皇貴民重穀以食爲天是以兩暘時若迄用康年而嘉瑞之臻垂於圖諫蓋天人感

應自然之理夫豈誕謾而叵信者哉五穀之瑞紀載非一端而麥之瑞最古周頌思文之篇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劉子政引其文作釐麩而釋之曰蘆麩麥也始自天降鄭康成箋詩亦引書說烏五至以穀俱來以實帝命之證然則來牟出於天降非人間常有之麥可知也而劉鄭兩家不言來牟之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始詳言之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今二徐本譌一束爲一來獨董道謝除館職啟乃用束字然亦未審一束二縫之義今春張徵士芑堂自海鹽訪予吳門言比歲屢見兩岐之麥而去夏所見尤異卽出積藏

一莖示予子諦視之蓋始爲一本岐而爲兩旋折交結仍岐出而成穗觀者咸詫謂得未曾有予思之良久乃躍然以興曰此非所謂一束二縫者乎夫縫之言聳也鐵銳而向上有麥穗之象焉兩岐相交束以合之故曰一束二縫而許祭酒特表以瑞麥之名自周武王觀兵至今三千餘載史冊罕見此瑞後儒遂不曉說文爲何語矣我

國家

聖

聖相承劭農重粟上軼虞周乃重觀此非常之瑞天之

降康豈偶然哉昔漁陽兩岐之謠史家以爲美政之感  
今海鹽明府任侯惠堂以中州名進上牽絲浙中調蘇  
斯邑經術飾治壹以忠信慈愛爲本而民亦戴之如父  
母穡事盡力數致休祥此瑞麥也邑士胡文蔚吳侃叔  
及芑堂皆有記頌及圖大書不一書矣予忝在舊史喜  
其事合於詩書所紀且可以證說文傳寫之譌故復爲  
記之以待史官采訪焉

虎邱勅建白公祠記

代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言豈易立哉  
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

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  
踐清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  
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汙于進嶮然於閣幸之朝超  
然於朋黨之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  
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  
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歷初元公  
來刺蘇州次年卽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  
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掾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  
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  
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

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慰邦人口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邪予承乏茲郡兩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因念昔賢轍迹所至湖山藉以生色況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十二度游賞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之勑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粟主妥而侑之嘗讀公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



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  
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  
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以藉手忝在守土  
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并作迎  
饗神之曲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

公昔承詔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紫薇堂兮判牘  
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  
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  
兮久勿替言已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  
始山清兮水泚兜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泚止蘭肴兮

椒漿勸公兮一觴紅欄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  
陵兮右引玉局相酬荅兮山之曲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饒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莅事之歲卽以興育人材爲  
務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  
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  
第者頃歲祠已傾圯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  
於與隅王君於是捐奉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卜  
地剏立新閣金木博埴之工子來趨事而月而告成遣  
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筐

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  
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  
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名其祠曰  
右文成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  
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  
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  
長於鑒別豈能無豪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  
雖然韓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  
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  
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剽

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  
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  
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  
士咸能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敦而不囿於流俗  
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遠父子之  
文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  
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聖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處高而聽卑福善禍淫虧盈  
益謙皆視其人之自取聖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復

於善其自處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鑒在茲故能獨行不  
媿影獨寢不媿衾而爲內省不疚之君子詩云胡不相  
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二氏之教其宗旨與吾儒  
異其欲人遷善而遠罪則同懼人之放縱而不自檢也  
則爲像設以臨之願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  
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  
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  
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  
敬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  
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

而不相悖焉。集仙宮者在縣治東一里而遙。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奏請移安吉州舊額於此。元時有盧真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而明有胡浩然者亦嘗授爲真人。有銀印玉帶之賜。宮之四周有水環之。而正殿奉玉皇上帝者尤莊嚴靚深。聳出城隅。望之如蓬萊赤城。示現人世。歷歲滋久。土木之工廢而不修。歲大風棟折屋宇盡傾。獨玉皇像宛然無恙。僉謂旭卉之應昭著不誣。於是邑中耆宿詢謀協同。或出其資。或效其力。樂事勸功。迄用有成。經營於之日斷手於之。凡糜白金以鎰計者若干。棟宇輪

英垣墉緻密辟容伊穆金碧有暉上穹陟降儼乎如在  
紫壇黃籙晨夕熏修用以祝

聖而佑民以迓簡禳之禱以荅信順之助斯所謂禮以  
義起者與吾聞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  
已作善者不求福而福來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瞻  
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  
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可敬而從  
事於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則上之可以  
入聖下之可以保身而廣之可以善俗此玉皇殿之所  
由剏而重建之不可已也家君與董斯役郵書命大昕

爲文以紀歲月其在事出錢諸人姓名則具書於它石

陸氏義莊記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誼冠昏喪祭必請於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無異財亦無貧富之殊卽其稍疎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闡則皆庶人之無宗者故不能不藉乎閭井之任卹而世家大族固未聞有此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無以收其族昭穆旣遠視爲路人角弓之反類聞葛藟之芘安望卽有敦本好禮能施



惠於三族者一時雖賴以濟而不能經畫可久之計論者不無遺憾焉三吳自秦伯季札以禮讓開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鄉郡勸立義田以贍宗族訖今七百餘年范氏之苗裔猶食其德高義之名彰於宸翰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矣我

國家

列聖重熙風俗茂美好義君子希風先哲者接踵而興長洲陸君豫齋唐賢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贈尚書守禮公以來枝條緜衍豫齋之尊人公至性淳備行善於鄉聞高平之遺風心向往之豫齋起而承厥志割遺

產五百畝爲贍族之資設義莊於陸巷每歲收支出納  
集族衆其中相與勸於修禮勤力而勿蹈於匪彝殆有  
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雖善然必藉乎貴而  
後行之其究也或以啟挾貴之漸義莊則唯族之賢者  
能行之其敦睦出於性之自然故持之久遠而無弊此  
范氏之意可以爲後世法又近歲立義莊若吳縣陶氏  
崑山顧氏皆經大府題奏得邀

優敘而豫齋之爲此舉唯告諸有司出給公據未嘗輒  
求

上聞其務實而不競名尤有加人一等者予夙與豫齋

善爰爲記其事異日雲初繼美毋替前規罔俾高平專  
美於前庶子文得藉以不朽而詞筆孱弱不能與吾宗  
君倚竝駕又竊自愧矣

集仙宮訪碑記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其地與市廛  
絕遠門外平田十頃牛宮豚欄彌望皆是頗得郊野之  
趣稍西爲集仙宮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事則往  
游焉攷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者初爲此宮元時有盧  
眞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宮壯  
麗甲於邑中是時僧明了亦建大報國圓通寺於縣治

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閱今五百年寺與宮皆傾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圍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於世子游集仙宮周覽廊廡得南宋石刻一元石刻四字俱完好可愛頗怪邑人知之者少知而好之者尤少也常懋懋宮偶成詩行草道逸後人於懋姓名下注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參政十字懋嘗知嘉定縣有惠政具載宋史本傳史作懋碑作懋古字通用也東嶽行祠記皇慶元年病月立其文張與材撰張與紹書瑞竹記亦與材所撰與東嶽記同時立碑陰畫倒插竹而題七言長句於下方者爲元真子而不著姓名蓋應元

嘗於軒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因以瑞竹名之子又  
憶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  
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其二云曾聞寇  
公竹插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元時嘉定  
有兩瑞竹事邑志唯載集仙宮之瑞竹軒而黃氏瑞竹  
不及焉蓋故事之失傳者多矣上真殿記延祐四年正  
月立文爲章嘉撰不著書者姓氏然筆法頗近松雪亦  
元刻之佳者楊大倫寄集仙南窗煉師詩作於天歷己  
巳南窗子者應元自號故元眞子詩有盧公神足南窗  
子之句韓浚嘉定志以爲寄葉煉師不知葉與楊初非

同時蓋未詳攷之故趙氏程氏志并楊詩亦刪之矣程氏志曾立碑碣一門然挂一漏百爲識者所嗤後之修邑志者博訪而采錄之勿漏勿舛庶幾殘碑斷刻不致日就放失也夫

菩提寺記

菩提寺在安亭江之東相傳建於吳赤烏間給額於梁天監末其賜名菩提則自宋開寶中始也予家望仙橋市距寺廛十里許少時往來安亭輒小憩斯寺其正殿柱礎有平江府崑山縣安亭鄉桑浦邨沈彥淪彥清彥深及其母方氏題字後題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是

時猶未設嘉定縣也殿東又一礎題治平四年四月文  
尤漫漶蓋又在建炎以前矣殿前有碑久仆石已斷裂  
予嘗剗苔洗垢出而讀之文雖失去大半其額唐興殿  
記四篆字尚完好碑陰上方刻行在尚書禮部告示末  
行題年月處剝落不可辨當是寶祐以後所刻嘉定縣  
志謂梁天監更名唐興寺不知唐興乃殿名非寺名亦  
紀載之舛也遂修上人住山三十餘年戒行精苦節其  
衣食之入及十方所施莊嚴殿宇修飾齋廡經堂庖湑  
增加於舊其常住田之鬻於他氏者亦以已資復之又  
懼久而無徵也介友人請予文記之子聞調御丈夫立

教於一切世間物無所戀著視其身之生滅皆非實相  
故初祖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招提興廢  
彈指小劫於正法奚加損焉然吾觀公卿士庶之家不  
數傳而第宅蕩廢求其遺址漸滅無有獨浮屠氏之居  
亘千百載規模如昔時以是知象教之力誠大且遠而  
紹承衣盃又多賢子孫之功詎繫詞爲小果置弗道哉  
昔歸熙甫居安亭與菩提德坤長老游嘗爲文贈之其  
後僧海月重建大雄寶殿爲之記者唐叔達也予於熙  
甫叔達無能爲役而遂修之勤於斯寺不可使後無聞  
爰述梗槩刻之石并敘寺中舊石刻以補縣志之闕俾



後來有所致

游茅山記

予在金陵兩載往來句容道中屢欲爲茅山之游輒以它阻不果今冬陽湖孫淵如約予同游乃以十一月五日晨出通濟門過廣惠廟俗所謂高廟也廟門石闕根有門神像左右各一甚奇古傍識淳熙年月蓋南宋時物又數里爲淳化關憩旅店飯畢乃行過上橋而東五里路旁石刻華陽古道四字乃自金陵入茅山大路也淵如尊人爲句容學官欲過官齋省覲乃行遂約入縣同宿學廨明晨與淵如步至南門關廟觀唐鐘銅質精

好大歷十四年所鑄本在紫陽觀未改觀曰王晨亦有  
題識不知何時移此又訪義臺張氏祠中奉唐孝子張  
常洵門左有明戶部尚書王暉碑問主祠者唐碣所在  
皆云不知而祠後庭中斷石一片彷彿有字與淵如洗  
出讀之則真唐碣也張氏子姓尚有列學官弟子者乃  
委置瓦礫漫不一省爲之三歎還寓齋飯已顧肩輿出  
小南門迤邐南行望見三峯聳出雲表其最高者則大  
茅峯也二十里至淤鄉太元真人內傳云江水之東金  
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中有句容之山陶隱居云小  
澤卽謂今赤山湖也今湖在茅山西卅餘里山下之田

古爲小澤淤鄉之名有自來矣又二十里至常寧鎮今  
名南正街迤邐而上爲崇禧宮俗名下宮唐之太平觀  
也昇元真人王遠知居之宋祥符初改爲崇禧設提舉  
主管官與杭之洞霄洪之玉隆舒之靈仙等元延祐六  
年改崇禧萬壽宮宋時茅山宮觀十有二而崇禧實總  
之今則牆宇欹壞唯殿上趙松雪碑及延祐詔書石刻  
尚存耳晚大風抵元符宮宿道士時景和房出示累世  
所藏玉印玉圭方諸硯玉印文云九老仙都君印九疊  
文攷之鮑慎辭元符觀頌及蔡卞撰華陽先生碑蓋崇  
寧初徽宗刻以賜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者元符觀本

混康所居菴徽宗改名元符萬寧宮宮之道士世守此  
印俗傳爲漢印或妄稱卞和所獻玉珠可笑也又鐵劍  
一柄以玉爲之今中斷又玉符一文云同明天帝日敕  
道士謂之鎮心符又明正統十二年頒賜道藏敕萬歷  
四十二年頒賜道藏經敕諭各一道字畫如新次日欲  
登大茅峯風烈難行與淵如出觀左訪龍池淺澀不足  
觀其傍怪石林立所謂巧石亭也而亭亦久廢又入大  
殿扁曰天寧萬福殿相傳宋徽宗御書訪蔡卞鮑慎辭  
碑俱亾唯山門嵌石一片乃元至正十三年刻出山門  
左行里許爲華陽洞俛身可入行丈餘益窪下有積水

不得前洞口宋人題名幾滿其尤佳者太常博士范民  
長題數行張瓌胡恢亦豐祐間名士也次入玉柱洞深  
三五丈有石如柱地稍平亦不溼洞口有崇寧乙酉喬  
通叔等題名稍北爲蓬壺洞洞口有睢陽石豫題名亦  
崇寧初人也沿洞北行取徑入道房飯畢出大殿西半  
里許過覽秀房路傍碑一額云祥符御製八分書碑陰  
則紹興二十年賜惠濟廟額敕牒也肩輿行數里林木  
茂密白雲崇福觀在焉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  
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  
縣志皆失載又行數里出山遙望琳宮翼然是爲玉晨

觀世稱第一福地者也其地爲許長史故宅陶隱居撰  
舊館壇碑今不存唐時爲華陽觀後改紫陽觀宋祥符  
初改名玉晨今下宮之左亦有紫陽觀非唐宋舊迹矣  
殿前有唐景昭法師碑寶泉書完好可讀碑額下有穿  
仿漢碑式其右爲靈寶院入門爲周真人池貞白之弟  
子周子良也最後爲斗姥閣訪顏魯公元靖先生碑已  
糜碎尚存二十一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  
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觀之北爲鬱岡松竹來道嚴  
冬如春實居小茅峯之陰乾元觀在焉鬱岡之名始於  
陶隱居觀有宰相堂卽隱居齋室遺址取山中宰相之

語名之亦俗人所題也堂亦久廢唯朱觀妙幽光顯揚  
碑在大殿前相傳明隆慶間土人碎此碑忽雷雨大作  
空中有神人合之予諦視碑石無損壞痕蓋道流妄誕  
之說不足信今元靖碑碎者不能復合豈李含光道力  
不如自英抑魯公之靈轉不如蔡仍邪鬱岡之上有石  
門欲訪之道士言路斷乃止還宿玉晨風止和煦如二  
三月明晨飯畢仍由淤鄉與淵如別乃取道西南行過  
張墓輿丁失道回遠久之抵黃彥壩由華陽道達土橋  
日下春矣宿逆旅中明日晡時到書院往返凡五日山  
得名於秦漢盛於晉六朝柳識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

泗者是也予此行本爲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王象之輿地碑目載茅山碑甚多皆梁唐及五代時物今唯顏公殘碑及景昭法師碑見存陶隱居舊館壇碑張從申元靖先生碑

國初前輩猶及見之今皆無有徐鉉紫陽觀碑明李維楨游茅山記曾及之不知何時摧碎縣民駱氏得其一片祇四十許字蓋古刻之難久如此而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致而無自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

七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門人戈襄校字